

新式标点

金聖歎奇书十八种

新式
標點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

己亥二月

杜就田署



才子書小引

僕往時曾見有人生奇福是讀未見書之語，心極以爲不然。何則？書自五經語孟左國莊屈史漢韓蘇以還，約略亦總盡矣，尙有何未見書又應見。卽有之，亦大都剽割如上諸書之膚膜，以自繆於同時小兒之前曰：「某亦有書云爾。」卽已耳。而奈何謂足當乃公見，見而又屈乃公讀，讀而乃公又自以爲奇福者耶？旣而僕入唱經之室，而始爽然驚焉。唱經僕弟行也，僕昔從之學，易二十年，不能盡其事，故僕實私以之爲師。凡家人伏臘相聚以嬉，猶故弟耳。一至於有所諮請，僕卽未嘗不坐爲起立爲右焉。夫唱經室中書，凡涉其手者，實皆世人之所並未得見者也，何必疑如上諸書之外又別有書？正卽彼如上諸書，人人孰不董而藝之也者，然以云見，則亦可稱一交臂之間矣。閒嘗竊請唱經何不刻而行之？啞然應曰：「吾貧無財。」一然則何不與坊之人刻行之？又顰蹙曰：「古人之書，是皆古人之至寶也，今在吾手，是卽吾之至寶也。吾方且珠璣錦囊香熏之，猶恐或褻而忍遭瓦礫荆棘坑坎便利之惟命哉？」凡如此言，皆其隨口謾人。夫唱經實於世之名利二者，其心乃如薪盡火滅，不復措懷也已。獨是吾黨則將奈之何歟？且今唱經年亦已老，脫真不諱，是亦爲人生之常，而萬一其書亦因以一夜散去，則是不見者終於不得見也。卽不然，而唱經身後，頗亦有人爲抱不得同時之恨，而終與之發其光燄，因而復得人人見之，此則後之人自快樂，其與今之人固無與也。夫人生世上，不見唱經書，卽爲不見如上諸書矣，不能痛哉？茲暮春之月夕，僕以試事北發，辱同人餞之水涯，夜深偶語及此，皆慷慨歎歎，若不勝情。僕曰：「豈有意乎？」皆舉手曰：「敬諾。」因遂呼筆識之如左。僕旣竟去，殊未知諸子將何以爲之所也。峇順治己亥春日同學嬰齋法記聖璵書

敘第四才子

余嘗反復杜少陵詩，而知有唐迄今，非少陵不能作，非唱經不能批也。大抵少陵胸中具有百千萬億漩陀羅尼三昧，唱經亦如之。乃其所爲批者，非但剝心抉髓，悉妙義之闕深，正復祛僞存真，得天機之剝鑿。蓋少陵忠孝士也，匪以忠孝之心逆之，茫然不歷其藩翰，况於靈輿，猶記我友徐子能有咏杜一律云：「詩史春秋筆，大名垂草堂。二毛反在蜀，一字不忘唐。佛讓王維作，才憐李白狂。晚年律更細，獨立自蒼茫。」此乃字字實錄也。唱經在舞象之年，便醉心斯集，因有沉吟樓借杜詩，莊屈龍門而下，列之爲第四才子。每于親友家，素所往還酒食游戲者，輒置一部，以便批閱。風晨月夕，酒中醒裏，朱墨縱橫，不數年所，批殆已過半，以爲計日可奏成事也，而竟不果。悲夫！臨命寄示一絕，有「且喜唐詩略分解，莊騷馬杜待何如」句。余感之，欲盡刻遺稿，首以杜詩從事。已刻若干首，公之同好矣。茲邇上歸，多方蒐緝，補刻又若干首。而後第四才子之面目略備，讀者直作全牛觀可乎。

嬰齋金昌長文識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目錄

前後照
原集編

聖歎外書

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石門宴集

尋范十隱居

題張氏隱居二首

贈李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

已上人茅齋

畫鷹

寄臨邑舍弟

冬日懷李白

龍門

土山植慈竹

春日憶李白

鄭駙馬婁洞中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城西陂泛舟

陪李金吾飲

贈高式顏

哀王孫

元日寄韋氏妹

玉華宮

羌村三首

卷之二

北征

畫鷁行

和賈至蚤朝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望嶽

九日藍田崔氏莊

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銅餅

空囊

送人從軍

酬高適

酬李都督

卜居

王司馬弟遺草堂贊

蜀相

漫興九首

江村

題王宰畫山水

一室

蕭八明府處覓桃栽

憑何少府覓櫻木栽

憑韋少府覓松樹子栽

又于韋處乞大昌瓷盤

蚤起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目錄

前後照
原集編

聖歎外書

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石門宴集

尋范十隱居

題張氏隱居二首

贈李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

已上人茅齋

畫鷹

寄臨邑舍弟

冬日懷李白

龍門

土山植慈竹

春日憶李白

鄭駙馬婁洞中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城西陂泛舟

陪李金吾飲

贈高式顏

哀王孫

元日寄韋氏妹

玉華宮

羌村三首

卷之二

北征

畫鷁行

和賈至蚤朝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望嶽

九日藍田崔氏莊

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銅餅

空囊

送人從軍

酬高適

酬李都督

卜居

王司馬弟遺草堂贊

蜀相

漫興九首

江村

題王宰畫山水

一室

蕭八明府處覓桃栽

憑何少府覓燈木栽

憑韋少府覓松樹子栽

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盤

蚤起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 目錄

二

石犀行

三絕句

魏十四侍御就敝廬別

嚴中丞枉駕見過

野人送朱櫻

江上值水

越王樓歌

客夜

冬狩行

歸來

登樓

絕句二首（止一首）

卷之三

曹將軍畫馬圖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春日江村五首

憫樹為風雨所拔歎

去蜀

宿青溪驛

狂歌行贈四兄

旅夜書懷

雲安九日陪諸公

十二月一日三首

子規

八陣圖

遣悶戲呈路十九

宿昔

歷歷

洛陽

吾宗

第五第豐二首

社日二首

孤鴈

秋興八首

詠懷古跡五首（止三首）

雷

鷗

猿

黃魚

鹿

鸚鵡

縛雞行

卷之四

送栢別駕

閣夜

懷西塞望

不離西閣二首

謁真諦寺禪師

崔評事許迎不到

畫夢

熟食日示兩兒

又示

雨

卜居

得弟觀書

豎子至

槐葉冷淘

園

更題

見螢火

日暮

月

小園

又呈吳郎

人日二首（止一首）

三絕句

重泛鄭監前湖

曉發公安

發潭州

風雨看舟前落花

賓至（以下附入）

客至

聞官軍收河南北

黑鷹

燕子來舟中

附沈吟樓借杜詩二十七首

補刻四十二首

贈陳二補闕

送孔巢父

寄高三十五書記

月

晚出左掖

春宿左省

酬孟雲卿

觀安西兵過赴闕下待命二首

不歸

獨立

狂夫

南鄰

徐步（已上補入首卷）

水檻遣心二首

悲秋

嚴公枉駕草堂

陪王侍御宴

送路十六侍御入朝

送翰林張司馬

對雨

玉臺觀

春歸（已上補入二卷）

正月三月歸溪上作

立春

寄常徵君

遺悶戲呈路十九（別批）

江上

秋興（別批已上補入三卷）

向夕

白帝樓

重泛鄭監前湖（別批）

宴王使君宅

送李晉肅

清明

贈韋七贊善（已上補入四卷）

金聖歎奇書十八種卷一

聖歎外書

游龍門奉先寺

題是游龍門奉先寺。及讀其詩起二句，却云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已字更字，是結過上文，再起下文之法。今用筆如此，豈此詩乃是補寫游以後事耶？然則當時此題豈本有二詩，而忘其第一首耶？我反覆思之，不得其故。一日無事閒坐，而忽然知之。蓋此篇乃先生教人作詩，不得輕易下筆也。卽如是日於正游時，若欲信手便作，豈便無詩一首？然而陰壑月林之境，必不及矣。夫此境若不及，便是沒交涉；夫作詩沒交涉，便如不會作。先生是以徘徊不去，務盡其理。題中自標游字，詩必成於宿後。如是，便將淺人游山，一切皮語、熟語、村語、掀剝略盡，然後另出手眼，成此新裁。杜詩爲千古絕唱，洵不誣也。豈惟游山卽定交亦然。陶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必與之數晨數夕，而後斯人之神理始出。今日草草一揮，便欲斷其生平，此胡可得！哀哉！今之詩人，若天幸作得此一首詩，豈有不改題爲宿龍門奉先寺者耶？

已從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

人亦能知杜詩起句突兀，不能知此起之突兀也。看詩氣力，全在看題。有氣力看題人，便是有氣力看詩人也。日間一游，只爲已盡招提，又豈知招提有境，乃在夜宿始見。信知天下事多有遲之遲之而始得者。三四此卽所謂招提境也。寫得杳冥澹泊，全不是日間所見。境字與景字不同。景字鬧，境字靜。景字近，境字遠。景字在淺人面前，境字在深人眼底。如此十字，正不知是響是寂，是明是黑，是風是月，是怕是喜，但覺心頭眼際有境如此。向使游畢便去，豈不終失此境？卽使不去，而或日間先作一詩，彼一宿之後，豈不大悔哉？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五寫龍門，寫其高。龍門山，一名闕塞山，又名伊闕山也。六寫奉先寺，寫其寒。雲臥字，對天闕，作實字用。猶言雲堂雲房，今僧家禪坐處，多此有名。欲覺者，將覺未覺也。此時心神茫然，全不記自身乃宿高寒境界。吾嘗醉宿他人齋中，明旦酒醒，開幃切認，此竟何處耶？被先生輕輕畫出，聞鐘深省。後人務要硬派作悟道語，何足當先生一噓。先生祇是欲覺之際，全不記身在天闕之上，雲臥之中，世人昏昏醉夢，不識本命元辰，如此之類，正復無限。乃恰當此際鐘聲，輾然直落枕上。夫而後通身灑落，吾今乃在極高寒處，是龍門奉先寺中也。所謂半夜忽然摸着鼻孔，其發省乃真正學人本事。若如世人所言悟道者，吾不知其所悟何道也。欲覺何不便覺，寫盡世人悠悠忽忽，欲覺不覺，而晨鐘代爲發省。是以學者樂與捷椎同住耳。○玩此章法，則知三四句乃招提之境，而五六句乃招提境中之人也。

贈李白

題本贈人，而詩全寫自己胸臆者，蓋古者贈人之法，富者以財，君子以言，皆實出所有以裨益人。若後人信手橫塗，而題曰贈某人，實是用錯贈字也。十二句詩，凡十句自說，則二句說李侯者，不欲以東都醜語，唐突李侯也。看他用意忠厚，如此類甚多。唐人詩，多以四句爲一解。故雖律詩，亦必作二解。若長篇，則或至作數十解。夫人未有解數不識，而尙能爲詩者也。如此篇第一解，曲盡東都醜態。第二解，姑作解釋。第三解，決勸其行。分作三解，文字便有起有轉，有承有結。從此雖多至萬言，無不如線貫華，一串固佳，逐朵又妙。自非然者，便更無處用其手法也。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腥羶，蔬食常不飽。

厭，足也，熟也；則此一字，供招已盡。猶言被東都教壞了也。於二年中學壞了也，三四急承上文，寫出厭足機巧人醜態來。未來東都時，蔬食一飽，頽然自樂。乃今二年腥羶滿鼻，餒聞足見。先之蔬食，不能復飽。寫盡野人到京師不安分，不自得，無限苦事。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看他憑空用豈無二字，忽作一轉。青精飯，只是脫身歸山，尋常蔬食耳，非真用陶隱居法也。七八二句，說出二年以前來東都本意。則因一資字，悞盡志氣，人使貧士無力學道者，放聲一哭。夫所謂大藥資，豈須多金哉？屋足蓋頭，田足餬口，韭毛竹筍，足可留客，粗紙中筆，足用抄書。則山林老死，人亦不來，我亦不出，誠大樂事也。祇爲缺此，勉來東都，冀得如許，便疾引去。又豈料一投苦海，更難拔脚。鹿鹿二年，了無成辦。天下滔滔，誰不胸中抱此隱痛哉？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

脫身二字，情見乎詞。蓋其前之苦，其後之樂，皆不言可知矣。妙妙。旣已賀其脫身，隨又自求脫身，以見東都脫身之難，以勉李侯不可再來，真是朋友規勸良式。李侯詩，每好用神仙字，先生亦卽以神仙字成詩。

望嶽

嶽字已難着語，望字何處下筆。試想先生當日有題無詩時，何等經營慘澹！此詩，每二句作一解讀。

岱宗夫如何？

一字未落，却已使讀者胸中眼中，隱隱隆隆，具有嶽字望字。蓋此題非此三字，亦起不得。而此三字，非此題亦用不着也。○夫如何，猶云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一題當前，心手茫然，更落筆不得，恰成絕妙落筆。此起二語，皆神助之句。

齊魯青未了；

凡歷二國，尙不盡其青。寫嶽奇絕，寫望又奇絕。○字，何曾一字是嶽？何曾一字是望？而五字天造地設，恰是望嶽二字。

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二句寫嶽，嶽是造化間氣所特鍾，先生望嶽，直算到未有嶽以前，想見其胸中咄咄。割昏曉者，猶史記云：「日月所相隱辟爲光。」

明」也。一句寫其從地發來，一句寫其到天始盡，則十字寫嶽遂盡。

盪胸生層雲，決皆入歸鳥。

二句寫望，一句寫望之闊。一句寫望之遠，則十字寫望亦遂盡。○從來大境界，非大胸襟，未易領略。讀此四句益信。

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翻望字爲凌字已奇，乃至翻嶽字爲衆山字，益奇也。如此作結，真是有力如虎。○而菴說曰：「鍾神秀者，神言變化不測，秀言苞含萬有，山之後曰陰，日光之所不到，故昏山之前曰陽，日光之所到，故曉。望岳則見岳之生雲，層層浮出來，望者胸爲之盪，望之既久，則見歸鳥，眼力過，用欲閉合不得，若皆爲裂者，然皆眼兩匡紅肉也。子虛賦云：『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入字如何解？日暮而歸鳥入望，其飛必疾，望者正凝神不動，與岳相忘，但見有物一直而去，若箭之離弦者然。又鳥望山投宿，若箭之上垛者然。此總形容望之出神處，說決皆字入字確極。」

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

題中無枉字，又無陪字，然則先生不與宴集矣。此何又有此詩？及讀椽曹能吏二聯，而後知劉乃枉駕，鄭乃實緣。一段幽事，廁于俗物，故不復書枉書陪，以明是日身直不在酬酢中。因數一起一結之妙，正不止于傲然不屑而已。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椽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

秋水不但清，乃至無底，則是渣滓盡去，更不受人動搖。此句興而比也。夫客心豈能盡無彼我是非？今對此無底清水，不覺蕭然都淨。讀此一起，便知是日有滿眼難看之事，先生一以汪洋之度容之也。三四先出劉九看逸興荒林字，接上秋水字，知劉九本不惡。

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五六出鄰瑕邱，能吏字下得毒，僻地到一曹官，便又尋蹤蹣影，此非能吏而何？逢聯璧字，爲盡醜態。此時但有兩官人相對彼一老。○竟不知復置何地矣！一金三十兩也。直字好，便特地與他估算出來。眞毒眼毒口，下吏奉承上人，此費豈止一次？聊與點破，爲民脂民膏一哭。又豈知乘興到荒林者，初心亦不欲爾哉？先生于此，不好看，不屑看，亦不忍看，于是據床橫笛，自出爽致。彼聯璧一金，于我何有？泓下龍吟者，言彼旣狐鼠爲羣，我自與龍吟相應，不可言是日曾與人爲伍也。詩極難看，從看題得之。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此詩着意，全爲與李十二白同尋，全不爲范十隱居。因思前篇痛恨東都，而以脫身爲李侯賀，豈非先生深見李侯有才無識，將恐不免于世，故特惓惓再三致勉耶？讀先生全集，處處見其忠孝友愛之盛心，故于此詩，必不敢忽過也。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讀李侯詩，分寸極明。有佳句，則不讀律詩，但讀絕句也。似陰鏗，則不讀七言，止讀五言也。往往似，則雖有律與古詩，而其全篇不能盡佳也。此非文人相輕，蓋古人月旦之法如此。

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

余亦是承上語，而止以鄉里成句者，不欲以前輩自居也。看他一片獎誘後學心地，我嘗恨韓昌黎妄自尊大，視先生何啻天壤！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出期處，還尋北郭生

眠何必共被，行何必攜手？此殆言已無日無夜不教侯作詩。讀他日重與細論之句，蓋先生之教之，不信然哉？○已上，先寫侯之能詩及已之愛侯如此。已下方轉筆出題云：夫愛之則不得不終教之，于是我心于侯，更有進于學詩一事者。更想字，轉筆恁好。想幽期而尋北郭，然則非爲北郭也，借北郭而爲李侯丹頭也。看詩全要在筆尖頭上，追出當時神理來。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

以上以下，皆是與李十二白同尋，則此四句是范十隱居，然亦是點化李侯要語。入門興發，言新到人，躁氣未除，侍立小童，言住山人威儀間雅，則十字便活畫出少年跳躑，叫呼天地何物。一日驀然入有道室中，親見彼家奴婢如法器鉢無聲，而後流汗滿背，幾至坐立不得，始喟然嘆人固不可以一日不學也。嗟乎，豈不晚哉！落景句，言流光迅速，人壽無幾。屯雲句，言世事無常，頃刻變滅。凡四語，語語使李侯通身冷汗。

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

反結

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正結

上四句，既借范隱居作丹頭，活現點化。此更以四句嚴正決絕之言向來苦使早吟橘頌，有悟于受命壹志獨立不遷等語，則亦何至今日見秋風想蓴菜，我所本有，求而不得也哉！然則自今以後，便當決意遠去，捨簪笏而滄海，一誤不可又誤也。○誰字妙，言當時我若不來，則今日何人要我去，自笑自怨，戲謔如畫。

題張氏隱居二首

此詩是歷盡難艱語，與他處好靜山居不同。○前首標隱居之勝，後首紀張氏之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永雪，石門斜日到林邱。

春日山行，不憂無伴，乃先生無伴，則不得不求張氏。獨先生求張氏，亦更無有求張氏者。七字中又言無伴又言獨，而以春山二字作起，便寫得喧鬧中兩人俱出一頭地矣。笑殺春山，外人成羣結隊，那有工夫到此更幽字妙。有止是一身而亦喧者，春山所以畏俗子也；有多添一人而逾靜者，春山所以愛幽人也；看其自待之高如此。三四寫出一片森寒杳冥境界，可見人跡所不欲到。澗道寒威凜然，已歷無數永雪，石門日色尚在，餘光直下林邱。此二句雖復寫景，然人生世上，受盡艱苦之累，晚歲始肯休歇，無數冷煖自知之事，十四字已攝無不盡矣。

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游；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不食遠害四字，是隱居真訣。天官書：「金銀之氣見于上，下必爲覆軍之墟。」古語：「藥腿走于山林，而命懸于庖廚。」利害如此，既已識得透，看得確，而尙敢貪，尙敢不遠，豈人情哉？說得悚然。七八承上文言，說到此處，便使人回視山外，茫無投足之處。故云杳然。既對君如虛舟，然則山外干戈相尋，不言可知。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

時乃是時，承上篇補敘張氏之情，不可釋作時。晚字興字，乃邀之二端，而先生所以留者也。鱣發發，此晚字也；鹿呦呦，此興字也。日晚則魚躍，後詩云：「紫鱗衝岸躍。」又云：「魚跳日映山。」一也。日晚復飢，胡可不留少住？則此五語，想見張氏真率友愛。

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憂。

田園之樂，有如是夫！杜康酒，大谷梨，用來恰合。偏勞勸，不外求，語氣便暗帶不食遠害來。結句無憂字，緊跟着險字。心頭有事人，忽然念及歸路之險，不免一眺。既而自慰云：已得醉矣，又何憂焉？蓋無求於人，其樂如此，益嘆陶公飢來叩門之苦也。此又翻盡前結。○疊齋云：唱經嘗言春山無伴詩最難讀。前解向得之一友，似非真筆，姑芟而藏之，及見而菴說唐詩說此詩五六不食字不讀斷，竟一直解下，妙絕。說遠害句，畢竟未妥，愚謂併不讀斷爲是。害卽妨害之害，猶言礙也。蓋云我從石門斜日一路行來，到此已夜矣。山中寶藏之氣，夜行則或見之，我初無此意也。金銀氣不過用天官書成語，豈謂石門真有且入破軍敗國語何？與遂再轉云：夜行非我本心，則爲澗道永雪，來路甚遠，不覺抵夜，勢必留宿，以待來朝。遂使爾清早款待，眼看麋鹿，不獲忘情與游，則是我此來害之也。貪是說自己，害是說張氏。適然而夜貪，固無所貪；當然而朝害，何心于害？五六二句，不過要轉出第七乘興字來。蓋君爲虛舟，我故乘興與之所至，爲朝爲夜，無所不可。杳然迷出處，正極言乘興之妙耳。第二首邀人晚興留興字，本此興字來，晚字接上朝字來。一題總曰題張氏隱居看來，前一首寫此日夜到，後一首寫明日晚留，請以質之而菴。

贈李白

此豈脫身幽討猶未遂耶？讀飛揚跋扈之句，辜負入門高興，侍立小童二語不少。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見前輩交道如此之

原也。

秋來相顧尙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

言不如葛洪求爲勾漏令而得遂也。看他用相顧字，每每捨身陪人，真是盛德前輩。此用丹砂，與前用青精瑤草全意。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

去又不遂，住又極難。痛飲狂歌，聊作消遣。飛揚跋扈，誰當耐之？一片全是憂季候將不免。

登兗州城樓

此詩全是憂時之言，苦不託之登樓，則未免涉于譏訕，故特裝此題，以見立言之有體也。○杜詩題，有以詩補題者，如「游龍門奉先寺」是也；有以題補詩者，如「宇文晁尚書之孫，崔或司業之甥，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是也；有詩全非題者，如「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是也；有題全非詩者，此等是也。其法甚多，當隨處說之，茲未能悉數。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是時先生尊人爲兗州司馬，故有趨庭字。初字一哭，猶言是日始知天下事至於如此。三四因寫上下縱目所見，兗州與青徐二州接界，爲河濟入海之衝，岱山在其境內，乃瀕海一大都會也。今則縱目在上，一片都是浮雲；浮雲不知從何處來，至于連海連岱，瀾漫無有已時，則其昏昧甚矣。縱目在下，一派都是平野。平野已屬不堪之極，至于入青入徐，遙遙幾千里，則其荒蕪甚矣。如此朝廷，成何朝廷？如此百姓，成何百姓？一處縱目如此，想處處縱目皆然，豈不岌岌乎殆哉？因轉下秦漢云云。○禍福起伏不定，故曰浮雲；野望全無麥禾，故曰平野。

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若問秦則孤嶂之上，僅有嶧山碑尚在。若問漢則荒城之中，僅有靈光殿尚存。嶧山碑，靈光殿，舊屬魯境，皆古名蹟也。故下以古意二字合之。夫秦不失德，則今日猶秦；漢不失德，則今日猶漢。乃今秦漢何在？遂至有唐，則豈非浮雲平野之故哉？因言我從來讀史至如是事，未嘗不臨文嗟悼，惜當時之無人不謂今日遂至目覩其事，蓋憂懼無出之至也。從來二字，與上初字應成一篇章法。妙絕獨字，悲憤之極言。今日臨眺躊躇，止我樓頭一人耳。彼上下夢夢，殊未及知也。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通篇是書懷二字，借雨寓言耳。先生一片愛惜好人心地，如此篇者甚多，讀者毋徒作文字放過。切囑！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

眼見其出身處只如此大，所謂膚寸耳。溶溶滿者，不謂便爾。乃至震雷驟雨，何等聲勢！翻幕落魚，何等凌虐！小人胡可使得志耶！

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媿泥濘，騎馬到堦墀。

只是處之以不見不聞，未嘗因而喪我生平。看先生于此特用賢人長者字，以反炤上文人品，真是陽秋筆法。許主簿爲先生所特邀，乃邀之而又必囑其騎馬者，君子愛人以德，甚不欲其一濡足于勢利之塗也。一媿字下得甚妙，脫少不慎，而略被染汚，則爾媿見我，我亦媿見爾也。許主簿何人？動先生如此愛惜，我甚思之。

已上人茅齋

如云宿已上人茅齋，則是賦宿者。今無宿字，則是特賦已上人也。何處無上人？何上人無茅齋？今都不見及，而獨賦已公，已公未必榮，餘公實媿死矣。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癖，茶瓜留客遲。